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回 智玉樓偶成絕句 謝杏村巧斷奇冤

上回說到，申孝思看見那女被那一男斃死，竟致驚嚇而亡。周敦禮慌促之間，無所措手。店中伙計聞而擁入，方將那一男圍在核心，奪過兇器。周敦禮遂將申孝思扶起，在他後心拍了幾下，半晌漸甦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天津北倉有一人，姓智名玉樓，身列鬻門，惟所行欠端，見其鄰家之女，名喚宋種蓮者誕之。見色心涎已非士習況更有苟且之行者乎。一日，宋種蓮出閣，智玉樓聞知，竟作了兩首詩，寫成工楷。剛寫上款，尚未自書其名，忽聽有人叩門，神乎鬼乎。也未將詩收起，遂向門外去了。原是他的友人，約他閒遊，亦就攜手而去。而智玉樓生有一女，取名送蘭。蓋因生女之夜，其婦夢見老人捧到芝蘭一盆，故以此名。配於紅橋大生店之東人賈尚德為妻。者大生店便是申孝思所寓之處。送蘭出閣，還不足一年，此時正住娘家。即於是日要回婆家去，臨行之際，向其母要了點發雜色絨線，遂隨手拿了玉樓詩紙包了絨線神差鬼使。夾在書本。輕褻字紙，粗心極矣。收拾完畢，辭母上車而回。來到婆家，問訊已畢，到了自己屋中。少坐片時，作了些針黹。其夫賈尚德因與申孝思請醫而回，陪著周敦禮說了幾句閒話，便向家中去了。見智氏回家，在屋中做活，遂信手翻看。絨線書中見一紙包，竟是八行書一張，上面字跡嶄新，不覺用神看去，只見寫的是：

春意溫和去復來，桃花定是為誰開。
天台有路卿知否，不是劉郎不肯回。
憐卿非是望卿知，想到情深力不支。
收拾江南紅豆子，從今不敢說相思。

句雖佳而意不正，後面許多奇冤，皆伏機於此。凡為風雅唱和者，可不慎歟。右粗成二絕，即呈種蓮相知查左

看到此處，便自言道：「誰叫種蓮？」其妻無意之間，將種蓮誤聽為送蘭，遂答道：「那是我的小名，你問這個做麼？」賈尚德聞言大怒，並未答言，竟向床頭拿下防身寶劍，直向智氏斃來。雖然鹵莽，卻是神差鬼使。智氏將身閃開，捨命奔出，跑到店院，無可藏躲。聽上房有人說話，遂跑到上房求人搭救，所以有跑求周敦禮一說。不料，其夫隨後趕來，見智氏跪於周前，其怒倍加，以致刀不留情，斃智氏於地下。其夫殺之，實其父殺之也。店中人聞之，趨救不及，不得不守著賈尚德。叫人告訴地方，地方稟報縣主。

且說者縣主，係山東萊州人氏，姓卜名文卿，為官不甚精明。不甚精明，何足為官。當時聞稟，不得不到紅橋驗傷。勘驗之際，見刀傷尚未入骨，或不致死，遂令人找了刀瘡藥，與智氏上了。又命店中熬了點米湯徐徐灌下。將賈尚德帶上，問明案由。果問明乎。差人傳智玉樓到案。

此時智玉樓與友人閒遊，醉於酒館，尚未回家。家中見了差役，得了凶信，各處找他不着。智玉樓之胞弟玉田遂隨差赴縣，見了縣主。縣主問道：「你是智玉樓麼？」回道：「童生名喚玉田，玉樓是童生胞兄。」問道：「賈尚德之妻，可是你的姪女？」回道：「是。」問道：「他私通何人？問的昏。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回道：「我姪女未出閣時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沉為人極其穩重，又不曾與三媒六婆說話。就是童生的門第，亦是最嚴，並無閒人敢入，焉有此事？你不問清，任口胡說，算的甚麼父母官？可笑可笑！」辨的痛快。縣主怒道：「你不說不知，擅敢頂撞，你大老爺苦無確證，焉得直言？現有姦夫詩句，落著淫女名字，拿去看！」說罷，捧下堂來。智玉田亦拾起，見是玉樓筆跡。因自思道：「這又明辨不的，是掩兒過，非蒙官聽。如何是好？」遂回道：「寫的是種蓮，我姪女名喚送蘭，誤而至此，可恨可恨！亦難與爾昏官辨證，府裡見面。」說罷起身便走。縣主忙道：「你休要走，現有賈尚德為證。」賈尚德道：「智玉田不必刁詞，這是你姪女親口承當。你如不信，可去問他，他也不至於死了。」智玉田道：「他的名字，我豈不知，何待問他？你既說此，咱二人同去一問，量你也跑不了。」縣主道：「你二人不必爭吵，本縣差人去問。倘若問明，尚有何說？」說罷，便叫差役問去。

差役到了店中，智氏才省人事，並不能言。差役問道：「你當家的問你的名了麼？」含糊問過。智氏將頭點了一點。奇極冤極。又問道：「那是你的名麼？」又含糊問過。智氏又點了點頭。更奇極冤極。差役回到衙中，見了縣主，稟道：「小的問明，未必罷。上頭寫的是他名字。」縣主聞言，將驚堂木連摔數下，高聲喝道：「爾智玉田不認其非，大鬧公堂，拉下去，重責八十。」責畢，智玉田高聲道：「昏官無知，待吾本府鳴冤。」說罷，挺身便走。縣主又叫差人，將智玉田拉回，一言不問，又打二百嘴掌，並令收禁。將賈尚德押在班房，退堂而去。

剛過屏門，又聽得喊冤之聲，回入公座，回道：「甚麼人喊冤？」堂下跪下一個婦人，回道：「民婦馮田氏，有一子，名助善，為四十七八九回伏線。為非作歹，不在家中。回到家中，不是在他屋裡笑談，就是與民婦吵鬧，忍耐多年，今百出無奈，不得不叩求大老爺嚴訓。縣主問道：「是你親兒麼？」回道：「是民婦前子。」縣主道：「明明你有後母心腸，不是趕出在外，就是逼他錢財，以致爾不能應心，出此毒想。念爾是個婦人，姑不責你，下去罷！」說畢，便入後宅。此婦含羞而退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在堂前看斷公案者，有一人，素與智玉田相識，見其被屈收禁，甚覺有氣。想道：「人要朋友是做甚麼的？我不與智二兄出力，焉鳴此冤？」一定是這個主意，遂直向府衙去了。到了府衙大堂，將堂鼓搥了數下，看堂人役，忙將搥鼓人帶下。

且說者知府係安徽涇州人，姓謝號杏村，官諱春和。正直無私。聽見鼓聲，即刻升堂，命將告狀人帶上。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有何冤枉？」回道：「生員在本城居住，姓趙名守廉，因友人智玉田被屈在縣，現已下獄，特此願恩作主。」回道：「他胞兄智玉樓所生一女，配於紅橋之賈尚德。賈尚德誤鹿為馬，將其女幾乎斃死。縣尊不究賈尚德，反將智玉田重責下獄。生員素與智玉田相厚，其人委屬正直，不應遭此荼毒。代友鳴冤，敢觸慈顏。」府主自思道：「朋友中有此等人，智玉田為人也就可想而知。況此案是非顯然，尚不提審，恐或屈煞好人。」遂令公差到縣，提智玉田一案。縣主見府官提案，甚是納悶，亦不得不將此案發去。

公差提到稟明府主。府主道：「將智玉田帶來。」公差帶上智玉田，智玉田跪爬半步，哭道：「大老爺速與童生作主！」說著，嗚咽難語。府主道：「不必如此，仔細說來。」智玉田定了片時，將已前之事，一一稟明。府主問道：「你哥哥呢？」回道：「閒遊未回，即遭此事。」府主當令公差，去提智玉樓。命智玉田同趙守廉下去，姑候傳審。吩咐已畢，打點退堂。

公差到了智家門首，恰遇智玉樓帶酒回家，依然昏昏沉沉。醉倒杏花天乎，到此春夢尚未醒耶。及至公差呼出，一溜歪邪，隨公差到案。

公差稟明府主，並未遲時，遂又升堂。問道：「你就是智玉樓？」回道：「是。」問道：「賈尚德之妻，是你女兒？」回道：「是。」問道：「有一名喚種蓮的是誰？」回道：「係生員近鄰宋家女兒。」府主將那詩詞遞與玉樓道：「你看這個筆跡，是誰寫的？」玉樓接過，不覺臉紅，假裝看了片時，方回道：「生員並不認這個筆跡。」問道：「你不認的，這張詩紙，怎麼在你女兒包袱中？況字跡尚新，紙亦不舊，是何說處？傳趙守廉！」趙守廉上堂跪下。府主道：「你認這個筆跡？」趙守廉接過看了一看，尚未開口，智玉樓道：「你也未嘗認的。」這便是不打自招。府主見他臉紅了幾陣，便覺可疑。聽他對趙守廉之言，更覺可疑，遂道：「他說你不認的，你必不認的了。智玉樓你將此詩抄出，待本府索聽明白。一來可以除奸，二來可雪你女兒之冤。就在公案寫罷。」智玉樓道：「生員業已記清，不必寫了。」府主道：「哇，速速抄去。」智玉樓不敢不寫，及至寫出，雖然有些做作，焉能哄過。府主看清字跡，與原稿相似，遂拍案道：「這兩張字形一樣，明明是你筆跡，還敢刁詞？現有你女兒口供，說是你寫的，尚有何言？還不速速說來！」智玉樓這時無法刁賴，即叩頭道：「生員罪該萬死，還求老公祖格外施恩！」吾恐求恩不得威將加矣。府主道：「人家好好女兒，你作此淫語，玷辱閨閣，是何道理？」智玉樓叩頭道：「並非生員妄加玷辱，宋種蓮本非好人。倘屬貞

烈，生員焉敢。」更可惡之極府主聞此，又拍案道：「你還敢亂言誤人麼？舉此一節，罪不容恕！」即令書辦速到縣學，追智玉樓年貌，並將智玉樓推下，重責毛板八十。八十毛板打醒春夢。

將智玉田喚上堂來，賞給膏火銀五十兩，筆墨各五盒。賞趙守廉筆墨各五盒。判賈尚德道：「你不辨是非，擅自行兇，罪有難容。但你妻智氏身被重傷，難保生死，略施薄責毛板二十，急速回家，與智氏調治。咳，這也是不敬字紙過處。婦女雖無知見字紙亦宜驚心。卜知縣不管真假，擅誤好人，即刻撤任，以待後功。」吩咐已畢。是非立判，賞罰分明。尚未退堂，忽有數人高聲喊冤，不知又有何案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讀詩至青衿，未嘗不歎學校已廢，士習之日下也。乃不謂降至於今，更有甚焉。這天津北倉之智玉樓，名列黷門，而竟以淫詞污人閨闈，不獨不為身惜，亦並不為生女計矣。何則我不淫人婦，人不淫我妻。我若淫人少寡，人必淫我幼女。況輕則敗名亡身，重則斬宗絕嗣。往事昭彰，良足鑒也。智玉田身被重刑，而猶為兄迴護，不失為恭矣。其如兄之無顏於弟何，一旦府憲升堂，難文其過，名革身瘡，夫復何辭。最可恨者，當堂猶謂種蓮本非好人，更足增儒林之辱焉。趙守廉代友鳴冤，與挑詞架訟者異。蘭香而蓮潔，蘭則不免刀傷之報，蓮或不失為清潔之品也。狂詞之浼人，豈足誤人生平哉。卜文卿與賈尚德，尊卑雖殊，其不顧是非則一也。百行孝當先，萬惡淫為首，作書者著之於前，意深哉。

理注：

說話天津北滄者是太滄也。智玉樓是十二重樓也。宋種蓮者，乃肉心也。重樓於心肺，那有不通之理乎？作詩二首，本非淫詩，乃是喻意前首，是津液還丹。次首是斷妄證真，觀者莫作淫辭看。實是二帝為救世之婆心也。卻說店中伙計，將賈尚德國主，稟知縣主。那縣官原是人間清，乃縣衙口鼻之所，其是養丹之地也。智玉田有受責之說，玉田是丹田也，言門第甚嚴者，亟養元氣之海也，受責是後天用事之責也。趙守廉，用垂廉觀照之功，方有契合之意。遇謝春和，是保養太和元氣，真氣得其所也。所以有賞筆墨各五合，是五氣朝元三五合一是也。經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儒雲：「君子慎獨之功矣。」

偈雲：

垂廉觀照初步功，亟養性天道自生。